

卷四

書名 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撰者 明 胡廣等 奉敕撰
卷 卷四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性理- 明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編號 C45247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5247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38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新刊性理大全七十卷 嘉靖三十九年進賢堂重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の注意事項

新刊性理大全第一卷

太極圖

朱子曰太極圖者濂溪先生之所作也先生姓周氏名厚實字茂叔後避英宗舊名改得願家世徽州婺源縣濂溪之上將寧力行聞道甚早遇事則果有古人風為政精密嚴如慈務道理嘗作太極圖通書易圖數篇皆懷抱淵雅有萬世尤崇佳山水廬山之麓有溪為先生濯澗而祭之因寓以濂溪之稱而築書堂於其上又曰先生之季其姪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第讀其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志作子好學論等章則可見矣諸君消說先生之墓叙所著書特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誤以圖為書之草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旨暗而不明而驟讀通者亦復不知有所統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宋內翰宏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搏神攷穆脩而來而王季胡氏作又以為先生非正為神穆之學者此持其季之一師耳非其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安非其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季又何可以加於此圖哉是以竊嘗疑之及得此文攷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用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202 三









性理大全書卷之四

西銘

【集注】

此篇論乾坤一大父母人物皆已之說

朱子曰橫渠姓張名載字子厚秦人也嘗世為行馬志好孔為

關中七子宗師嘗於太學與諸生書其書曰伊川先生

曰是啓事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

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

銘開而李者而於東銘則未嘗言蓋李者誠於西銘之言又復

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

長短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鑒後學亦不為不切然意

味有以而於下李功夫益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

旨同日語哉

混然中處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

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

也

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
健而無意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
之所資以生者也此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
指而言之

朱子曰須子細看也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
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
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都
即是一箇氣都透過了。自一家言之父母是一家之父母自
天下言之天地是天下之父母。西銘自自至未嘗是一理一分
殊乾父坤母固是一理分而言之便是乾坤自乾坤父母自父
母惟稱字便見異也。乾稱父坤稱母厲言一稱字。混然
中處言混合無間蓋此身便是從天地來。人之一身固是父
母所生然父母之所以為父母者則是乾坤若以父母而言則
一物各一父母若以乾坤而言則萬物同一父母矣。乃物既同
一父母則吾身之所以為體者豈非天地之靈吾性之所以為
性者豈非天地之師哉。古之君子惟其見得道理直實如此所
以親上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推其所為以至於能以天下為一
家中國為一人而非億之也。今若必謂人物只是父母所生便

天

同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
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師而人物之

天地



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師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
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陳子曰西銘大要在天地之塞吾其性然天地之師吾其性兩句
塞是說氣孟子所謂以直養而無害則樂乎天地之間即周
這個塞字張子此篇大抵皆古人說話集來○塞只是氣吾之
體即天地之氣師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
理○問天地之塞如何是塞曰塞與師字皆張子用字外處塞
乃孟子塞天地之間解乃孟子氣體之充者有○塞不滿之處
則非塞矣師乃志氣此師而有主宰之意此西銘借用孟子論
浩然之氣處若不是一句為之開闢則下文言同胞言兄弟
等句在他入中物皆與我初可干涉其謂之兄弟同胞乃是此
一理順我相為貫通故上說父母下說兄弟皆是其血脉過度
處西銘解塞師二字只說大略若要說及須用起疏注可也○
問天地之師吾其性先生解以乾健坤順為天地之志天地安
得有志曰復其見天地之心天地之情可見安得謂天地無心
情乎或問福善禍淫天之志否曰程先生說天地以生物為心
最好此乃是無心之心也○天地之塞以亦著擴充字不得但
謂充備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
天地之師則天地之心而理在其中也○問西銘之義曰此緊
要血脉盡在天地之塞吾其性天地之師吾其性兩句上上面

乾稱父至混然中處是頭下面民吾同胞物吾與也便是箇項
下面便徹開說許多大君吾父母宗子云云是從民吾同胞
物吾與也說來到得得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這志
便只是那天地之師吾其性底志為人事便要述得天之事繼得天
之志方是事天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恃德之子若害了
這仁便是天之賊子若是違了此道理便是天之不才之子若能
踐形便是克肖之子這意思血脉都是從天地之塞吾其性天
地之師吾其性說緊要都是這兩句若不是此兩句則天自是
天我自是我有何干涉或問此兩句便是理一處否曰然○問
近見一士人云聞之先生吾其性其性其性有我去承當之
意今考經中初無是說曰承當之說不記有無此語然實下承
當字不得然當時只是說得稟受之意渠記得不予細也○問
天地之塞吾其性體塞者日月之性來寒暑之迭更與夫星辰之
運行山川之融結又五行質之所具氣之所行無非塞乎天地
者曰塞字意得之○且逐日自把身心來體察便見得吾其性
是天地之性吾其性便是大地之師○問先生解西銘天地之塞
作塞之塞如何曰後來又改作了只作充塞橫渠不妄下字各
有來處○向要到雲谷曾下上山半塗大雨頭身皆濕得到他
頭因思著天地之塞吾其性天地之師吾其性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
同在那裏其因各人解此兩句有亦作兩句解後來看也自說
得著所以施麗便作西銘詩解○北溪陳氏曰性只是理人之

民胞
物與

吾同胞物吾與也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以
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為性也不無明暗
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
全體於並生之中又於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
如已之兄弟美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
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

生不成只空得箇理須看箇形骸方載得此理其實理不外乎
氣得天地之氣成這形得天地之理成這性所以橫渠曰天地
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說
乎天地句說一字來說氣帥字只是就孟子志氣之帥句說
字來說理集覽雲谷按一統志雲谷在建陽縣西北七十里山峯之
巔翠巒環繞內窺外密地氣高寒上多飛雲登者緣
崖攀葛崎嶇數里始到其上宋朱熹愛其幽邃因號
雲谷樓亭名之晦庵以為講道之所自作記庵尚存

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已之儕輩矣惟同胞
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天與也故凡有形
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
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
一有所強於外也

朱子曰通是一氣初無間隔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萬物雖皆天
地所生而人獨得天地之正氣故人為最靈故民吾同胞物則
亦我之儕輩孟子所謂親上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等差自然
如此大抵即事親者以明事天○問西銘理一分殊莫是民吾
同胞物吾與也之意否曰胞物固是分殊湏是就民物中又各
知得分殊不是伊川說破也雖理會者各自有處裏而有分別
○問物吾與也莫是黨與之與否曰然○西山真氏曰凡生於
天地之間者莫非天地之子而吾之同氣者也○是之謂理二然
其理一故仁愛之施無不偏以其分殊故仁愛之施則有差○
黃穀子曰程子云所以謂萬物一體者豈有此理只為從那裏
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皆推

大君者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

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
疲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

絃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

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

朱子曰西銘狀仁之體元自昭著以味者不見故假父母宗子
家相寺名以曉譬之初未嘗謂與乾坤無干涉而姑為是言
以形容之也○人皆天地之子而大君乃其適長子所謂宗子
有君道者也故曰大君者乃吾父母之宗子爾非如所謂既為
父母又降而為子也問宗子如何是適長子曰此正以繼爾
之宗為喻爾繼爾之宗兄弟宗之非父母之適長子而何

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

德合

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
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
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癯殘疾
惇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朱子曰許多人物生於天地之間同此一氣同此一性便是吾
兄弟童叟大小等級之不同便早親疎遠近之分○凡天下疲
癯殘疾惇獨鰥寡皆兄弟顛連而無告者

于時保之子之責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愛親之純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朱子曰百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
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功○問西銘自乾紐
父坤紐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
是做工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者博施濟衆却不是所
以只教人做工夫處只在教與恐俱故曰于時保
之子之責也能常敬而恐俱則這箇道理自在

踐形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賊滅天理有絕根本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墮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朱子曰人之有形有色無不各有自然之理所謂天性也踐形踐言之踐蓋衆人有是形而不能盡其理故無以踐其形惟聖人有是形又能盡其理然後可以踐其形而無慊也○西山真氏曰天之子我以是理也莫非至善而我悖之即天之不才子也具人之形而能盡人之理即天之克肖子也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

知化窮神通聖明之德

者皆樂夫踐形之事也

問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其旨如何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父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知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有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知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而中庸曰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亦此之謂與○如知得性也便生知得性也便死知得性也便消知得性也便長此皆是繼天地之志隨他性進退消長盈虛與時偕行小而言之饒食渴飲出入息大而言之君臣便有義父子便有仁此都是述天地之事化底是氣故喚做天地之神底便是理故喚做天地之志窮神者窺見天地之志這箇無形無迹神化底却又見得○陳氏曰神是天地之心化是天地之用窮神以至到言知化非見聞之知知化育之知乃默與之謂耳

不愧屋漏為無忝存心養性為匪懈

不愧屋漏為無忝

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作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

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天形者也

類人錫類

聖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類封人之錫類

性者萬物之一源

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遇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

英才如類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求錫爾類者廣矣集覽惡旨酒

之顧養按戰國策儀狄作酒禹飲而甘之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矣儀狄而絕旨酒按素隱微初受堯封為崇侯以治水無績被極長子禹褒位故無崇伯子顧考叔之及莊公按左傳顧考叔春秋時顧谷封人聞鄭莊公誓不見母有獻于公公賜之羹食而舍肉公問之對曰小人有母請以遺之公感其言遂為母子如初注莊公名無生武公子也

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舜天

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太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

者大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集覽不施勞而底

豫舜之功也

按史記舜公瞽瞍感於後妻愛少子象嘗欲殺舜舜盡孝悌之道承烝又不格姦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按左傳晉獻公初娶齊桓公女齊姜生子名申生既而伐大戎得驪姬生奚齊公幸之嘗欲殺申生而立奚齊會中生薦祭明之昨於公姬置毒於中公欲享姬止之曰宜試之與大夫知與小臣臣知申生聞之懼奔新城公乃討其傅申生也

歸全體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曾天

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斂手啓足則雖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况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歸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

伯奇

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况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

賢之

問自惡言酒至勇於從令此六聖賢事可見理一分殊乎朱子曰惡言酒育英才是事天顧養及錫類則是事親每一句皆存兩義推類可見。問顧封人之錫類申生其恭二子皆不能無失處豈能盡得孝道曰西銘本不是說孝只是說事天但推事親之心以事天耳二子就此處論之誠是如此蓋事親却未免有正不正處若天道純然則無正不正之處只是推此心以奉事之耳。問事親無所逃而待烹申生未盡此道何故取之曰天不到得似獻公也人有妄天則無妄若教自家死便是理合如此只得聽受之耳。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沉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曰舜之底豫替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使使我者一事之仁也伯奇尹吉甫之子其事不知處何書為實自沉恐未可盡信然彼所事者人也人則有妄故有陷父之天此所事者天也天豈有妄而又何陷邪西銘大率借彼以明此不可著迹論也。問嚴霜曰履霜操伯奇所作也吉甫聽後妻之言逐之伯奇縮水荷而衣採亭花而食清朝履霜自傷無罪見逐乃援琴而歌曲終投河而死家語曰曾參遭妻告其子曰高宗以後妻殺孝已尹吉甫以後妻殺伯奇伯奇事後母至孝而後母譖之伯奇乃亡走山林說苑王國子奇事與此正同必有一誤。又按程子遺書問舜與曾子之孝優劣如何曰家語載叔瓜事雖不可信却有此義理曾子耘瓜誤斬其根曾者建大杖以擊其背曾子仆地不

成

富貴福

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知人事良久而蘇欣然起進曰大人用力教參得無疾乎乃退援琴而歌使知休康孔子聞而怒曾子至孝如此亦有這些疾處若是舜百事事父母只殺也不得又問如申生待烹之事如何曰此只是恭若舜須逃也

君子

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為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為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

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我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順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順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西山真氏曰禍福吉凶之來當順受其正天之福澤我者非私我也予之以為善之資乃所以厚其責善之事親則父母愛之喜而不忘也天之憂戚我者非厄我也將以拂亂

存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其心志而增其所不能譬之事親則父母惡之恨而不怨也即此推之親即天也天即親也其所以事之者豈密有二哉

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問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二句所論甚當舊說誤矣然以上句當貴賤之語例之則亦不可太相連說今改云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違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夫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似得張子之本意○黃巖翁曰其事親也兩也字今作者字所謂大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者今作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疎之等至於千百千萬而不能殫也不有

西銘

聖賢者孰能合其具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為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為父以坤為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氣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散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疎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枯於為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上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上幼下為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

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

喜既為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七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躰用果離而為二矣曰用未嘗離躰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躰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履足不可以納冠蓋即躰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答書之出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答書之說誠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乾道士辰子並

冬朔日喜謹書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竊謂道之不明知者過之西銘之書其幾於過乎昔之問仁於孔子者多矣雖顏子仲弓之徒所以告之者不過求仁之方耳至於仁之躰未嘗言也孟子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言仁之最親無如此者然亦未嘗言也西銘之說也孔孟豈有隱哉蓋不取過之以此後學者之弊也且墨氏之蕪愛固仁者之事也其流遂至於無父豈墨氏之罪哉孟子力攻之必歸罪於墨子者正其本也故君子言必慮其所終行也若其所謂嚴正謂此耳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流弊也至於蕪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流弊也至於蕪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行之者欲得先生一言推明其用與西銘並行幾乎躰用兼明使學者免於流弊也故敢言之先生以謂如何程子曰前所寄史論則然其意甚正才一見便為人指去便更子細西銘之論則未先聖所未發也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一者亦前聖所未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微松勝而失仁無分之罪蕪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正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蕪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予此而同之過矣且謂言

龜山之極天

鉢而不及用被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為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
朱龜山第二書曰辱示西銘微旨伏讀竟日曉然具悉如得几
帶親訓誨也時昔從明道即授以西銘使讀之尋繹累日乃若
有得於是始知為學之大方固將終身佩服宜敢妄矜其失此
同於墨氏前書所論西銘之書以民為同胞長其長幼其幼以
鰥寡孤獨為兄弟之無告蓋所謂明理一也然其辭無親心之
殺非明者默識於言意之表焉知所謂理一而分殊哉故竊恐
其流遂至兼愛非謂西銘之書為兼愛而發與墨氏同也古之
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老吾老以及人之老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所謂推之也孔子曰老者安之少者懷之
則無事乎推我無事乎推者理一故也理一而分殊故聖人稱
物平施茲所以為仁之至義之盡也故何謂無偏私近親疎各
當其分所謂稱也何謂平施所以施之其心一焉所謂平也時
昔者竊意西銘之書有平施之心無偏私之義故曰言鉢而不
及用蓋指二義為說也故仁之過其蔽無分無分則妨義上之
過其流自私自私則害仁言仁則揚氏之為我也妨義則墨氏
之兼愛也二者其失雖殊其得罪於聖人則均矣西銘之旨隱
奧難知固前聖所未發也前書所論竊謂過之者疑其終有未
達耳今得先生開論丁寧傳之學者自當釋然無惑也○延平
李氏答朱子書曰來論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端緒
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統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
頃刻停息憤發發洩觸觸發貫通体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廣

得其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告人
之性也之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
物本源則一紐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問者但人得
其秀而最靈五常中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止此其所以
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問者但人得
之性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
精於他處便見差也又云須臾到此純一不雜處方見渾然
與物同體氣象一段語却無病又云從此推分殊合宜處便
是義以下數句莫不由此而仁一以貫之蓋五常百行無往而
非仁也此說大槩是然細推之却似不曾體認得伊川所謂理
一而分殊龜山云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之
意蓋全在知字上明者力謝上蔡語錄云不仁便是死漢不識
痛癢了仁字只是有知蒼蒼了仁之體段若於此不下了工夫
徹即何因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若於此不下了工夫令透
能兼卒矣此正是本源体用兼卒如人道之立正在於此仁之
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兩字正如天道之陰陽立地道
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兩字○朱子問昨謂仁之一字乃人
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先生不以為然其因以先生之言思
之而得其說竊謂天地生物本乎一原人與禽獸草木之生莫
不各具此理其一体之中即無絲毫欠缺其一气之運亦無頃
刻停息所謂仁也○延平李氏曰有上血气者有無血气者更体
究此處又問氣有清濁故稟有偏正推人得其正故能知其本

具此理而行之而見其為仁物得其偏故雖具此理而不自知而無以見其為仁然則人之為仁人與物不得不同知仁之為仁而存之入與物不得不異故伊川夫子既言理一分殊而龜山又有知其理一知其分殊之說而先生以為全在知字上用着力恐亦是此意否曰大槩得之又問詳伊川之語推測之竊謂理一而分殊此一句言理之本然故盡在性分之內本體未發時看曰須是兼本體已發未發時看合內外為一又問合而散殊錯綜不可名狀而纖毫之間同異畢顯所以理一而分殊也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此二句乃是於發用處該攝本體而言因此端緒而下工夫以推尋之也也大抵仁者正是天理流動之機以其包容和粹涵育融漾不可名貌故特謂之仁其中自然文理密察各有定體處便是義只此二字包括人道已盡義固不能出乎仁之外仁亦不離乎義之內也然則理一而分殊者乃是本然之仁義前此乃以從此推出分殊合宜處為義失之遠矣曰推測一段其密為得之加以為養何患不見道也○或問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朱子曰仁只是流出米底便是仁各自成一箇物事底便是義仁只是那流行底義是合當做如仁只是發出米底及至發出米來有截然不可亂處便是義且如愛其親愛兄弟愛親或愛即里愛宗族推而大之以至於天下國家只是這一箇愛流出來而愛之中便有許多等差且如敬只是

造一箇敬便有許多合當敬底如敬長敬父母便有許多分別○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為仁知其分殊所以為義仁便是義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米底義是合當做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為江河匯為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是仁兄弟愛鄉黨愛朋友自有許多等差便是義且如敬只是一箇敬到敬君敬長敬賓便有許多般樣禮也是如此如父子七廟諸侯五廟這个便是禮其或七或五之不同便是義也是禮之節文義便是事之所宜如呂與叔說天命之謂性自新而總喪服異等而九族之情無所憾自王公至皂隸儀章異制而上下之分莫敢爭自是天性合如此且如一堂有一房父子到得父各慈其子子各孝其父而人不嫌者自是合如此也其慈其孝這便是仁各親其親各子其子這便是義這个物事分不得流出來便是仁仁打一切義禮智便隨在這裏了不是要仁使時義却留在後面少間放出來使其實只是一箇道理論著界分更有許多分別

始予作太極西銘一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

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西銘總論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未到

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

已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

訂頑意極完備乃仁之體此篇只發明萬物為一之意如何
問訂頑此語此溪陳氏曰非指與萬物為一處為仁之體乃言天
理流行無間為仁之體也又問此下云實有諸己其地位已高
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曰見得此理渾然無間
實有諸己後日用酬酢無往而不非
此理更有何事更何用窮高極遠

訂頑立心便可達天德

學者須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是仁也識得此理以

誠敬存之而已不須防檢不須窮索若心懈則有防心苟不懈何

防之有理有未得故須窮索存者有明安待窮索此道與物無對
大不足以名之天地之用皆我之用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須反
身而誠乃為大樂若反身未誠則猶是一物有對以已合彼終未
有之又安得樂訂頑意思乃備言此體以此意存之更有何事必
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未嘗致纖毫之力此其存之之道
一若存得便含有得蓋良知良能不喪失以昔日習心未除却須
存養此心又則可奪舊習此理至約惟患不能守既能體之而樂
亦不患不能守也

朱子曰明道學者須先識仁一段說話極好只是說得太廣學
者難入○此溪陳氏曰明道此一段說話乃地位高者之事學
者取此其意遠在學者工夫只從克己復禮入為最要此工夫徹
上徹下無所不宜問物字是人物是事物曰仁者與物同然只
是言其理之一爾人物與事物非判然絕異事物只自人物而
出凡已與人物接方有許多事物出來若於已獨立時勿無甚

多事此物字皆可包言所謂訂頑備言此物者亦只是言其理之一爾○延平李氏答朱子曰所云見語錄中有仁者渾然與物同歸一句即認得西銘意旨所見路脉甚正宜以是推廣求之然要見一視同仁氣象却不難須是理會分殊雖毫髮不可失方是儒者氣象

西銘其得此意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做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更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

游詐於西銘讀之已能不逆於心○語外立得箇意思便能道中庸矣

問游氏讀西銘曰此中庸之理也是言人物體性之所自來否此溪陳氏曰不止是言性性之所自來須兼事天節目言之皆是日用切已之實無過無不及所以謂中庸之理也○西山真氏曰昔游先生見西銘即慨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明道先生稱其能求之語言之外近世學者或未諭其旨謂中庸庸綱領在性道數三言而終篇之義無非教人以全天命之性

西銘綱領亦只在其體其性之二言而終篇反復推明亦欲人不失乾父坤母之所賦予者為天地克肖之子而已故游先生以爲即中庸之理也豈不信哉

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言語固多病然大要儘是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原道却只說道元未到西銘意思援子厚之文醇然無比文也自孟子後業未見此書

或問伊川謂西銘原道之宗祖如何朱子曰西銘更從上面說來原道言率性之謂道西銘更天命之謂性說了○問原道上數句如何曰首句極不是定名虛位却不妨有仁之道義之道仁之德義之德故曰虛位大要來說到上頭故伊川言西銘原道之宗祖○游子於道見其大體規模極分明但未盡究其所從來而然察其隨處皆不細密其排排老亦極其所見而三之耳程先生說西銘乃原道宗祖此言可以推其深淺也○韓退之却見得又較活亦只是見得第二層上面一層却不曾見得太緊諸子之病皆是如此都只是見得下面一層源頭處都不曉所以伊川說西銘是原道之宗祖蓋謂此也

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

聖人言聖人事

西銘明理

分殊

渠能充盡否曰是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
自已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
聖人事也橫渠道儘高言儘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見識

西銘明理一而分殊

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西銘本不曾說理一分
殊因人疑後方說此一句○西銘通融是一箇理一而分殊一句
是一箇理一分殊只先看乾稱父三字一篇中錯綜此意○問
西銘言理一處其頗見之言分殊處却未見曰有父有母有宗
子家相此即分殊也○問看西銘覺得句句是理一分殊曰合
下便有一箇理一分殊從頭至尾又有一箇理一分殊是逐句
恁地又曰合下一箇理一分殊截作兩截只是一箇天又問
他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凝然中處如此則是三箇曰
混然中處則便是一箇許多物事都在我身中更那裏去付一
箇乾坤○問西銘理一而分殊曰今人以說得中間五六句理
一而分殊處其看時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身順事沒吾寧也
句句皆是理一分殊與做乾稱父坤稱母便是分殊如云知化則善
述其事是我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是我繼其志又如存吾
順事沒吾寧也以自家父母言之生當順事之死當安寧之以



天地言之生能順事而無所遠拂死則安寧也此皆是分殊處
逐句論者便見理一當中橫截兩截看便見分殊因問如先生
復論云推親上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
道看此一句足以包括西銘之統緒可見得理一分殊處分曉
曰然○西銘一篇始末皆是理一分殊以乾為父坤為母便是
理一而分殊予茲藐焉混然中處便是分殊而理一與天地之塞
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分殊而理一與吾同胞物吾與也理
一而分殊逐句推之莫不皆然其於論本亦嘗發此意乾父坤
母皆是以天地之大喻一家之小乾坤是天地之大父母是一
家之小○若大臣是大宗子家相是小類皆如此推之舊嘗看
比寫作旁通圖子分為二截上下推布亦是分明○西銘大綱
是理一而分殊自爾然有二說自天地言之其理一而分殊
自萬殊觀之其中又自有分別不可認是一理了只認做一者
這裏各自有等級別且如人之一家自有等級之別所以乾
則稱父坤則稱母不可棄了自家父母却把乾坤做自家父母
看且如以名同胞與自家兄弟同胞又自別龜山疑其兼愛想
亦未深曉西銘之意○問西銘理一而分殊若大君宗子大臣
家相與民物皆皆是分殊處否曰也是如此但這兩種看這
是直看下更直橫截看若只恁地看怕淺了且如乾稱父坤
稱母道是父母固是天氣而地皆然與自家父母自是有箇親
疎從這處便理一分殊了等而下之以至為大君為宗子為大
臣為家相其理則一其分未嘗不殊民吾同胞同胞裏面便有

理一分殊底意物吾與也吾與裏面也有理一分殊底意無不
如此者見伊川說這意較多龜山便正是疑同胞吾與為所於
墨氏之兼愛不知他同胞吾與裏面便自分殊理一分殊了
公所說慈地分別分殊上得也不多這處若不細分只是與
墨氏兼愛一般○問西銘句句是理一分殊亦只是事天事親
分否曰是乾稱父坤稱母只下稱字便別這箇有言說底意思
有橫說底意思思理一而分殊龜山說得又別他只是以氏吾同
胞物吾與交長上勿上為理一分殊曰龜山是直說底意思思否
曰是然龜山只說得頭一小截伊川意則謂大統一箇言之曰
何謂橫說底意思思曰乾稱父坤稱母便是這箇不是即那事親
底便是事天底曰橫說只是借那事親底來形容那事天底做
箇樣子否曰是○西銘之書橫說先生所以示人至為深切而
伊川先生又以理一而分殊者替之言雖至約即理則無餘矣
蓋乾之為父坤之為母所謂理一者也然乾坤者天下之父母
也父母者一身之父母也則其分不得而不殊矣故以氏為同
胞物為吾與也有其天下之父母者言之所謂理一者也然謂
之民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謂之物則非真以為吾之同胞矣
此自其一身之父母者言之所謂分殊者也又況其曰同胞矣
吾與曰宗子曰家相曰老曰幼曰聖曰賢曰顯連而無害則於
其中間又有如是其差之殊哉但其所謂理一者貫乎分殊之
中而未始相離耳此天地自然古今不易之理而朱夫子始發
明之○謝良齋說西銘理一分殊在上之人當理會理一在

下之人當理會分殊如此是分西銘
集菴
謝良齋說宋鑑謝
做兩節了良齋看得西銘錯曰然
千餘言為文據筆立就因傍其所居曰良齋紹興末年進士擢
監察御史元宗登極獻予錢累遷御史中丞尋以煥章閣學上
知泉州所著有
聖學淵源五卷

橫渠之言不能無大若西銘一篇誰說得到此今以管窺天固是見
北斗別處雖不得見不可謂不是也

或問橫渠清虛一大之說又要兼清濁虛實朱子曰渠初云清
虛一大為伊川結語乃云清無濁虛實一兼三大無小渠大
要說形而上反成形而下最足於此處不分明知參兩去以參
為陽兩為陰陽有太極陰無太極他也要強索精思必得於已而
其差如此又問橫渠云太虛即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
曰縱指理為虛亦如何發氣作一處問西銘所見又的當何故
却於此差曰伊川云譬如管窺天四旁雖不見
而其見處甚分明渠他處見錯錯於西銘見得
東方朔傳以管窺天以
錄測海注窺小見也

子厚
弘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弘則無以居之西銘言弘之道觀張子厚

夢之所作西銘能養浩然之氣者也

和靖尹氏曰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

道夫問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此意如何采子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已處思量自看平時个是不是未便把那書與之讀耳又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我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李者讀也是教他知天地間有个道理恁地開闢○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得見西銘大意不知那半年是在做甚妄想見只是且教他听說話曾光祖云也是初入其門未知次第驟時與他看未得曰豈不是如此

人本與天地一般大只為人有小若能自處以天地之心為心便

是與天地同體西銘備載此意顏子克己便是能盡此道

龜山楊氏曰西銘只是發明一箇事天底道理所謂事天者循天理

而已

西銘會古人用心要處為文正如杜順作法界觀樣

西銘只是要學者求仁而已

朱子曰西銘前一段如某盤後一段如人下基

勉齋黃氏曰嘗謂師說西銘自乾綱處以下至願連無告如某局子之真也以下如人下基未曉其意後因思之方知其然乾父坤母至混然中處此四句是綱領言天地人之父母人天地之子也天地之親帥為吾之休休言吾所以為天地之子之實民吾同胞至願連無告言民物並生天地之間則皆天地之子而吾之兄弟當爾特有差等之殊吾體為天地之子則必當全吾休養吾性愛敬吾兄弟當爾然後可以為孝子不然則謂之悖逆之子子時特以之以下即言人子盡孝之道以明人之所以事天之道所以全吾休養吾性愛敬吾兄弟當爾之理盡於此矣

西銘一篇首三句似人吸義題天地之帥之塞兩句恰似做原題乃

一篇緊要處民吾同胞至願連而無害者也乃統論如此于時保

之以下是做工夫處

西銘有箇真劈下底道理又有箇橫斷底道理

勉齋黃氏曰竊意當時語意以謂每句直下而觀之事天事親之理皆在焉全篇中斷不觀之則上專是事天下專是事親各屬有依

問西銘仁孝之理曰他不是說孝是將這孝來形容這仁事親底道理便是事天底樣子

朱子曰道理只是一箇道理中間句句段段只說事親事天○問西銘只是言仁孝繼志述事曰是以父母此乾坤主理不是說孝只是以人所易見者明其所難曉耳○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只是譬喻出來下面一句事親一句事天如兩端無忝是事親不愧屋漏存心養性是事天下面說事親兼常變而言如魯子是常舜伯奇之徒皆是變此在人事言者如此天道則不然直是順之無有不合者○徐子融曰先生曰事親是事天底樣子只此一句說盡西銘之意矣

西銘之事指吾體性之所自來以明父乾母坤之實極樂天踐形窮神知化之妙以至於無一行之不慊而沒身焉故伊川先生以為充得盡時便是聖人恐非專為好學者一時所見而發也

橫渠之意直借此以明彼以見天地之間隨大隨小此理未嘗不備耳其言則固為孝者而設若大賢以上又豈須說耶伊川豈言若是聖人則乾坤二卦亦不消得謂此也

所論西銘名虛而理實此語甚善名雖假借然其理則未嘗有少異也若本無此理則又如之何而可強假耶

橫渠西銘初看有許多節却似狹充其量是其麼樣大合下便有箇乾健坤順意自家身已便如此形骸便是這箇物事性便是這箇物事同胞是如此吾與是如此主腦便是如此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又是做工夫處後面節節如此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其品節次第又如此橫渠說這般話雖用兼備豈以他人只說得一邊問有其節自足之便是

各正性命充其量而言之便是流行不息曰然

又語林堯孫曰公既久在此可特一件文字與眾人共理會堯孫請
所看文字曰且將西銘看及看畢堯孫依先生所解說過先生曰
而今解得分曉了便宜看集賢林堯孫按宋鑑林堯孫古田人幼
隱居不仕與同邑余晦程若中為
心友所著有蒙谷集事本義等書

南軒張氏曰西銘謂必為父坤為母有生之類無不皆然所謂理
一也而人物之生無不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
而不殊哉是則然矣然節其理一之中乾則為父坤則為母民則
為同胞物則為吾壘此之類分固未嘗不具焉龜山所謂用未
嘗離軀者蓋有具於中也似更須說破耳

人之有是身也則易於私則失其正理矣西銘之作唯患夫勝私

之流也故推明理之一以示人理則一而其分森然自不可易惟
識天理一乃見其分之殊明其分殊則所謂理之一者斯周流而
無敝矣此仁義之道所以常相渾也學者存此意涵泳躡躡察求仁
之要也

天地位而萬物散殊其親疎皆有一定之勢然不知理一則私意將
勝而其流敝將至於不相管攝而害天仁故西銘因其分之立而
明其理之本一所謂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雖推其理之一而
其分森然者自不可亂義蓋所以存也大抵儒者之道為仁之至
義之盡者仁立則義存義精而後仁之軀為無敝也

如以民為同胞謂尊高年為老其老慈孤弱為幼其幼是推其理一
而其分殊固自在也故曰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

仁至
又至

仁至
又至

也若龜山以無事乎推為理一且引聖人老者安之少者懷之為說恐未知西銘推理一之指也

雙峯饒氏曰西銘一書規模宏大而條理精密有非片言之所能盡然其大指不過中分為兩節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後一節言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何謂人為天地之子蓋人受天地之氣以生而有是性猶子受父母之氣以生而有是身父母之氣即天地之氣也分而言之各一父母也合而言之與天下同一父母也人知父母之為父母而不知天地之為大父母故以人而視天地常漠然與已如不相關人於天地既漠然如不相關則其所存所發宜乎無適而非已私而欲其順天理遏人欲以全天地賦予之本然亦難矣此西銘之作所以首因人之良知而推廣之言

天以至健而於萬物則父之道也地以至順而成萬物則母之道也吾以藐然之身生於其間稟天地之氣以為形而懷天地之理以為性豈非子之道乎其下繼之以民吾同胞物吾黨與而同胞之中復推其大君者為宗子大臣者為宗子之家相高年者為兄孤弱者為弟聖者為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賢者為兄弟之秀出乎等夷疲癯殘疾惇獨鰥寡者為兄弟之顛連而無辜者則皆所以著夫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雖有貴賤貧富長幼賢愚之不齊而均之為天地之子也知並生天地之間而與我同類者均之為天地之子則天地為吾之父母也豈不昭昭矣乎故曰前一節明人為天地之子何謂人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蓋子受父母之氣以生則子之身即父母之身人受天地之氣以生則人之

性亦即天地之性子之身即父母之身故事親者不可不知所以
保愛其身人之性即天地之性則事天者亦豈可不知所以保養
其性邪此西銘之作所以既明人爲天地之子而復因事親之孝
以明事天之道也樂天者不思不勉而順行乎此性猶人子愛親
之純而能愛其身者也畏天者戰戰兢兢以保持乎此性猶人子
敬親之至而能敬其身者也若夫徇私以違乎理縱欲以害其仁
無能改於氣稟之惡而復增益之則是反此性而爲天地悖德賊
親不才之子矣盡此性而能踐其形者其惟天地克肖之子乎窮
神知化樂天踐形者之事也有心養性而不愧屋漏畏天以求踐
乎形者之事也以此脩身則爲顧養以此及人則爲錫類以此處
常而盡其道則爲底豫爲婦金以此處變而不失其道則爲得意

爲順令愛惡逆順處之若一生順死安兩無所憾事親而至於此
則可以爲孝子事天而至於此豈不可以爲仁人乎故曰後一節
言人之事天地當如子之事父母此篇之指大略如此朱天子所
謂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亦此
意也嗚呼繼志述事孝子之所以事親也有心養性君子之所以
事天也事親事天雖若兩事然事親者即所以爲事天之推而善
事天者乃所以爲善事其親者也

臨川吳氏曰天地者吾之父母也父母者吾之天地也天即父父即
天地即母母即地人事天地當如事父母子事父母當如事天地
保者持守此理而不敢違賢人也樂者從容順理而自然中聖人
也蓋是理即天地之理而天地即吾之父母也持守而不敢違吾

父母之理非孝之真發者乎從容而自然順吾父母之理非孝之極純者乎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情德天理者父母所以與我者也而乃違之是不愛其親也賊仁者謂之賊仁者父母所以與我之心德也而乃害之是戕其親也世濟其惡增其惡名則是父母之不才子矣若能踐其所以得五行秀為萬物靈者之形則是與天地相似而克肖乎父母矣知者聖人踐形肖有以默契乎是理非但聞見之知也化則天地化育之事乾道變化發育萬物各正性命者知得天地化育之事則吾亦能為天地之事是善述吾父母所為之事矣窮者聖人窮理盡性有以究極乎是理而知之無不盡也神則天地神妙之心維天之命至誠無息於穆不已者窮得天地神妙之心則吾亦能心天地之心是善繼吾父母

所有之志矣此作聖之終事踐形惟肖者之盛德所謂樂且不知純乎孝者也不愧屋漏者已私克盡心自然存性得是養雖於屋漏之與尚無愧怍之事夫其無愧於天則是無忝辱所生之父母也有心養性者用力克己惕然惟恐有愧於天操而不舍其主於身之心順而不害其具於心之理存心養性所以事天夫其不怠於存養此天理則是不懈怠於事父母也此作聖之始事學踐形惟肖者之工夫所謂平時保之子之翼也然知化者必能窮神窮神然後能知化不愧屋漏者必能存心養性存心養性然後能不慊屋漏善述事者必能繼志善繼志者然後能述事無忝者必能匪懈匪懈然後能無忝存心養性然後有以不愧屋漏不愧屋漏然後可以至於窮神窮神然後有以知化匪懈然後有以無忝無

不然後可以至於善經志善經志者然後可以至於善事也

性理大全第卷之四終

新性理大全第五卷

正蒙一 蒙者蒙昧未明之

門人范育序曰張夫子之為此書也有六經之所未載聖人之所未言蓋道一而已語上極乎高明語下涉乎形器語大至於無間語小入於無狀一有窒而不通則於理為妄正蒙之言高者抑之卑者舉之虛者實之疑者通之衆者一之合者散之要之立乎大中至正之矩矱之所以運地之所以載日月之所以明鬼神之所以游風雲之所以變江河之所以流物理之所以倫以正造端者微成能者著知德者崇就業者質本末上下貫乎一道焉乎此者達者之正言也不及乎此者邪說之畢說也惟而放諸有形而準而準而放諸無形而準而準而放諸至微而推而放諸至靜而準而準而放諸無不包矣無不盡矣無大不可過矣無細不可遺矣言若是乎其遠矣道若是乎其至矣聖人復起無有間乎斯言矣○門人蘇頌序曰先生著正蒙書數萬言一日從容請曰勸以區別成角何如先生曰吾之作是書也譬之枯株根本枝葉莫不采備充禁之者其在人力而已又如辟盤示兒百物具在觀取者如何爾於是慨就其編會歸義列畧效論語孟子篇次章句以類相從爲十七篇○呂汲公曰先生云此書吾積年致思之所得其言始合於前聖與大要發端示人而已其廣之則有待於學者正如老木一林枝別固多所少者固澤華

小見